

# 徹悟「常」與「無常」 的志徹禪師

今天要講說的是江西志徹禪師，他是六祖惠能大師的門人。

## 正劍不邪，邪劍不正

志徹禪師是江西人，俗姓「張」，名「行昌」。他未出家時喜歡仗義行俠，很有正義感，原本親近的是神秀大師。

那時，禪宗分成南、北兩派，北宗神秀與南宗惠能兩位大師都在弘傳禪法，兩位都是禪宗的宗主，彼此不分彼此，並無爭競，但是門徒之間卻有高下勝負的計較爭競，而生起愛憎之心。

北宗的門人說五祖弘忍大師之下所傳是神秀大師，所以，立神秀大師為六祖；南宗則說弘忍大師之下傳惠能大師，他才是六祖。但天下的人都知道，只有惠能大師獲得弘忍大師所傳授的袈裟。這些門徒相互爭競，北宗的門徒甚至想對惠能大師不利。惠能大師已事先預知了此事，就先在方丈室內準備了十兩黃金。

當時，自認行俠仗義的張行昌受了北宗門人的託付，悄悄地來到惠能所駐錫的寺院，拿著利刃潛入方丈室，想要行刺他。

惠能大師怎麼辦呢？他就只是從容地伸著自己的脖子說：「如果你要殺

我，那就讓你砍吧！」

張行昌拿著刀立刻往惠能大師的脖子砍去，連砍了三次，都無法傷害大師分毫！這時，惠能大師便說：

正劍不邪，邪劍不正，只負汝金，不負汝命。

這段話的意思是：正劍不邪，邪劍不正。我只欠你錢財，我不欠你命。

「正劍」即比喻正法，不怕邪法，邪法不能勝過正法。惠能大師說他前生只欠張行昌十兩黃金，可是並不欠命。所以，張行昌雖有寶劍，也不能奈他何。結果是張行昌嚇呆了，昏倒在地上，過了很久才醒過來。醒來以後，求哀懺悔，表示悔過自新，請求惠能大師為他剃度。

但是惠能大師把十兩黃金都交給他，並對他說：「你趕快走吧！否則寺院裡其他的僧眾知道後，一定會反過來加害你。你如果想出家，必須改變形象後再回來，我一定會攝受你。」

張行昌持著惠能大師的旨意，連夜遁走。後來出家為僧，受完具足戒以後，精進用功，認真懺悔。

張行昌是殺命者，不是他不想使力砍，是惠能大師不僅有龍天的護佑，而且他還有能預知此事的神通，因此他圓寂以後色身不壞，在歷史長河中，雖經千般磨難，直至今日都還供奉在廣東的南華寺佛龕中，可見他在見證修行的功力——應該是他踏上曹溪的那一念初心，就已經定下來了。

## 無常者，即佛性也

過了一段時間，張行昌想起惠能大師與他的約定，就遠道來到大師的座前頂禮、懺悔。他真的依大師所囑，改變形象回來了！

惠能大師說：「你怎麼這麼久才回來？我一直在等你。」

張行昌說：「承蒙和尚慈悲，赦免我的殺人之罪，我今天雖然出家修苦行，但是我終究尚未報答深恩，我唯一的方法就是追隨大師傳播佛法，把我的身心全部都捐獻給佛法，度化眾生，以洗雪自己的罪過，度過我的餘生。」

張行昌真的悔悟了，他向六祖請問：「弟子曾經讀過《涅槃經》，讀《涅槃經》時，我無法理解『常』與『無常』的道理。祈請大師慈悲，為我宣說。」

惠能大師說：

無常者，即佛性也。有常者，即善惡一切諸法分別心也。

惠能大師所說的與我們一般所認為的相反。我們說佛性是恆常的，是「常、樂、我、淨」的，是最後追求的涅槃。可是惠能大師卻說「無常」就是佛性，佛性是無常的，這「常、樂、我、淨」的涅槃是無常的。而什麼是「有常」呢？「有常」就是永恆不變的，執取善與惡一切諸法的分別心是恆常不變的。

張行昌很驚訝地說：「老和尚所說的，跟我一般讀的《涅槃經》不同，剛好相反。」

惠能大師就說：「我所傳授的是佛以心印心的法門，豈敢違背佛經呢！」

張行昌又說：

經說佛性是常，和尚卻言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和尚卻言是常。此即相違，令學人轉加疑惑。

張行昌的意思是：經中說佛性是「常」，可是和尚卻說是「無常」；善惡諸法乃至菩提心，皆是「無常」，怎麼和尚又說它們是「常」，是永恆不變的呢？這樣不是就相違背了，令做為學生的我聽得更加迷惑了。

惠能大師說：

《涅槃經》，吾昔者聽尼無盡藏讀誦一遍，便為講說。無一字一義不合經文，乃至為汝，終無二說。

惠能大師的意思是：我過去聽無盡藏比丘尼誦過《涅槃經》，那時她問我這件事，我也是為她如此說，沒有一字一義離開經文，我沒有兩種說法。

惠能大師的境界是「殺活自如」，他能了悟更深層的義理，不是人云亦云，也不是隨著世間的解釋而說，而是從他的體證來解說的。無怪乎張行昌生起很大的疑惑，他接著對惠能大師說：「學生天性愚昧，學識淺薄，願大師詳細地為我講說。」

惠能大師針對「佛性是常」的問題如此說：

汝知否？佛性若常，更說什麼善惡諸法，乃至窮劫，無有一人發菩提心者。故吾說無常，正是佛說真常之道也。

惠能大師說這段話的意思是：你知道嗎？假如佛性是常，那麼，一切眾生無須修行就可成佛，哪還有什麼善、惡諸法可說呢？假如佛性是常，人人都應已發菩提心，那麼，歷盡無數劫，將無任何人會萌發覺悟的菩提心。所以，我所說的佛性是無常的，即是佛所說的真常不滅的道理。

惠能大師針對「佛性是無常」的問題如此說：

又一切諸法若無常者，即物物皆有自性，容受生死，而真常性有不遍之處。故吾說常者，正是佛說真無常義也。

惠能大師說這段話的意思是：再者，所有這一切諸法假設是無常的話，那

麼，一切萬物都各有自性，都能容受生死，如此真常之性就不會普遍存在於任何地方了。所以，我對你說「常」，也正是佛所說的真無常的意思。

惠能大師接著說：

佛比為凡夫外道執於邪常，諸二乘人於常計無常，共成八倒故。故於涅槃了義教中，破彼偏見，而顯說真常、真我、真淨。

這段話的意思是：凡夫與外道愚昧無知，執著於邪常；而聲聞與緣覺二乘人則又把「常」計執為「無常」，由此形成八種顛倒。佛正是因為這個原因，才在《涅槃經》中破除那些偏邪之見，明白宣揚見真常、真我、真淨的道理。

這八種的顛倒是指凡夫執「有」為生滅之法是「常、樂、我、淨」的四種顛倒，以及二乘行者執「無」為涅槃之法是「非常、非樂、非我、非淨」的四種顛倒。這些是障礙修道的八種妄見。

惠能大師告誡張行昌說：

汝今依言背義，以斷滅無常及確定死常，而錯解佛之圓妙最後微言，縱覽千遍，有何所益？

這段話的意思是：你現在依佛所說之言，而違背佛所說的經義。你以為有斷滅的是「無常」，而那些確定而可固持的是「常」，以凡夫的知見來錯解佛所說最圓滿、最微妙的最後教法，縱然看《涅槃經》一千遍，又有什麼益處呢？

惠能大師以禪法來說《涅槃經》，這不是一般凡夫的說法。《涅槃經》說涅槃是恆常的，這是小乘行者與我們凡夫所看到的但惠能大師並非照著經典來解釋這些文字。古德謂「依文解義，三世佛冤」，他不是在看善、惡諸法的生滅無常，他看到它的真常。聖僧在讀經典，有他們的境界，有智慧的光，所

以，他們能夠來解讀這些經文。

張行昌是以凡情在看，並未看到聖道。惠能大師則以他的眼光、知見來說，雖然張行昌在前一刻還用他自以為「行俠仗義」的心性來殺一個聖者，但惠能大師不將他看成一位殺者，反而將他看成一尊佛，看到他的真常佛性。即使張行昌曾持刀砍殺惠師大師，大師只把此事看成是張行昌得度的因緣，還事先作好準備。這就是一代宗師，是不同於凡情、殺活自如的一位聖僧。

聖人發了大願，有應現世間的事蹟，也有他們不可思議的功德。佛世時，提婆達多利用狂象、巨石想要殺佛，但狂象衝到佛面前，牠自己就先跪了下來；巨石從山頂上被推下，卻只是弄傷了佛陀的腳指甲。我們或許會稱這些為「神通」，有些聖人擁有神通，但不是一直在使用神通。事實上，凡夫也有神通，有的是來自於業報，有的是來自於修行，例如會看到鬼神或某些奇怪的事物，或擁有特殊的身體與心理情況。修行不是用行俠仗義來處理世間的，造惡或行善皆有報，但不能用我們的凡情來看待後續的轉變。

###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

六祖惠能大師講了以後，張行昌真正地醒悟過來，而說偈頌：

因守無常心，佛演有常性。

不知方便者，猶春池執礫。

我今不施功，佛性而見前。

非師相授與，我亦無所得。

這首偈頌的意思是：因為我們凡夫執守於無常之心，所以，佛演示永恆不變的常性。我不知佛所說的是權巧方便的「法」，就猶如在春天的水池裡撿小石礫，又有什麼用呢？可是現在我不藉修學的功用，佛性自然顯現在眼前。如

果不是大師的教授，我將一無所得。

「春池」就是春天的池塘，春天的池塘充滿了生機，可是我們不懂的人，見了一顆石頭就以為它是寶石，就是最究竟的，把這些小石礫當作珍寶帶回家，而未見到真正的珍寶，豈不是非常可惜！這就如狗眼不識佛菩薩的境界，我們凡夫看不到佛的境界，仍是以自己有限的理解來看待的。

張行昌覺悟到「見性」這件事無須藉修學的功用，佛性自然就會現前，如果不是惠能大師指點，他將一無所得。本來是要造作殺業，結果變成了自己的得度因緣。

惠能大師聽了張行昌的偈頌，便為他印可，而說：「你今天才真正徹悟了，應取名為志徹」。志徹得名後，便向惠能大師頂禮，而後離去。

## 禪者的心境

我在看這一段文時，看到的是「聖者」的態度。惠能大師這麼一位宗師擁有禪修者的心地，即使明知此人要來加害自己，也不起忿恨之心，心中無仇可報。我們做為一個修行者本當如此，常生大悲心，不論別人如何虧待我們，永遠都要把它當作一個大好因緣。如果執取絲毫怨恨，自己心地無法轉化，那麼，禪修的功夫就都白費了。禪修就是在面對這樣的境界時，將每個「善」或「惡」的因緣，都轉變成修道的因緣。

從一開始，惠能大師就知道這是他的劫數，但他不要讓自己的劫數成為令對方陷入罪惡的因緣。惠能大師活了張行昌，也進一步度了張行昌，讓他轉入另外一個層次，這就是禪者的心境。什麼是「常」？什麼是「無常」？《涅槃經》教導我們的正是這些道理——有限與無限、世間法與出世間法的關係。

從惠能大師度化志徹禪師的例子，讓我想到一個現代故事。洛克菲勒的爸爸很疼愛他這個兒子。有一天，他把洛克菲勒抱起來拋向天空，然後又接住他，孩子很高興，笑得樂呵呵。第二次再向上拋去，然後又接住，孩子笑得更

加歡樂，知道父親的慈愛，會穩穩地接住他，不會讓他受到任何傷害。第三次父親又如是做，接著又拋，這次卻未及時接住兒子，兒子直接摔倒在地上。

等到兒子站起來，爸爸問：「會不會痛？」

兒子說：「會。」

爸爸說：「我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都將你接住，你真的以為我會繼續接下去？在人生之中，爸爸不可能一直在旁邊接住你，你一定會掉下來，你準備怎麼辦？這才是人生的常態。」

這是世俗一位父親疼惜子女、教育子女的方式。做為修行者的我們，解脫煩惱而成為聖者是修行的目標，如果有聖者或善知識的指引，當然是我們的福報，但如果無人能教導，或因為煩惱的障礙而墮入三惡道，那應該怎麼辦呢？這是我們要下功夫去參的課題。

